



董明珠是如何选人才的?

不贩卖焦虑,职场综艺更重激发共鸣

随着招聘季的到来,职场话题备受关注,职场综艺也顺势上档。近日刚开播的职场真人秀《初入职场》就邀请到了女企业家董明珠坐镇,从“初入”职场这个角度来呈现年轻人入职的点点滴滴,以期获得年轻观众的共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董明珠选材标准 有能力更要直接

《初入职场的我们》中,董明珠、张翰担任“老板”,岳云鹏、蒋昌建、于朦胧、靳梦佳等组成职场观察团。在第一期节目中,董明珠为自己的公司挑选三位市场营销岗位的实习生;张翰也要为自己的公司挑选出三位适合的实习生。一边是国内龙头制造业董事长亲自招聘营销实习生,一边是明星娱乐公司为顺应网络发展潮流而觅新人,两边的职位行业不同、风格不同,但很具有代表性,都很吸引年轻人。节目中董明珠、张翰的招聘过程,也能引发年轻应聘者的一些思考。

这档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很真实,招聘场景真实,面试过程真实,“老板”挑选人才的想法也真实,观察团的发言也有一些真实想法。董明珠面试的求职者有“海归”,实习经历丰富的国内高材生,家族企业接班人以及有一定才艺的大学生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求职者。在节目中可以看出,董明珠不考虑的因素包括是否有留学背景、性别因素等,考虑的是应聘者是否勇于展示自我的个性品质、对企业的了解程度以及未来的贡献度等。从董明珠留下的三位实习生也可以得到一些应聘启发:上海交大女学生从女性视角做自我介绍,希望成为像董明珠一样散发光芒的职业女性;澳大利亚“海归”专门研究了董明珠非常感兴趣的直播带货,

以及董明珠经常提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另一位浙大学生则在招聘中跳了一段女团舞,她勇于展示自我。这些求职者从不同角度得到董明珠的认可。

张翰公司招聘实习生,则留下了有丰富的新媒体运营经验以及勇于突破自己的“全能选手”。有一位应聘的年轻女求职者擅于自我激励,自我设置KPI,在一年中拓展了4000+的品牌客户,连台风天都出门拉业务,踏实肯干的精神让董明珠赞不绝口。董明珠极力推荐张翰一定要留下她:“不仅是吃苦耐劳,她的敬业精神是蛮重要的!”通过董明珠、张翰的面试,节目给出了几条职场攻略,其中职场“干货”非常多,值得“画重点,做笔记”。

这档节目最吸引观众的还是它对年轻职场人的关怀。董明珠在节目中一语中的:“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孩子们所看到听到所经历的,可能都受到影响。我如果是一个应聘者,我一定会告诉企业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因为你做得好不好才能决定你的薪资。”节目中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细节是,董明珠在谈到跳舞的女孩时说的话,她说应聘者本身是带着紧张的心情来的,招聘者即使不录用她,你也不要再去打击她,应聘者会跳舞虽然与岗位没有关系,但能看出她想要干什么。联想现实,“不要去打击她”这句话很拉好感。

职场综艺不断求新 更注重激发共鸣

最近,与职场相关的剧综几乎不断档,《令人心动的offer

2》已收官,《主播有新人》也聚焦职场,刚收官的《职场是个技术活》《紧急公关》《正青春》也都是深入职场的职场剧。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也找到了职场综艺的新表达,节目主要讲述怀抱着律师梦想的法学院学生在四位律师的带教考核下,经历为期一个月的律所实习生活,争夺两个律所转正offer的故事。带教律师们围绕著作权纠纷案、委托炒股纠纷案、网游充值案、奶茶反垄断纠纷、家庭赡养纠纷案等布置案例,考验实习生们的真实业务能力。这档综艺也是真实职场的再现。观众在节目中看到每一位应聘者的优点和弱点,看到每个实习生的成长和失误,很多观众看到了“世界另一个我”,很能感同身受。杨澜担任导师的《主播有新人》展示的是主播们的职场生存,杨澜很严肃、认真,年轻主播们也很正能量,但题材很小众,没有成为爆款节目。

与娱乐综艺不同,职场类综艺如果没有“干货”,没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就很难得到好口碑,很难黏住观众。几年前大批职场类综艺做成了娱乐综艺,话题满天飞,但品质低劣。从最新职场综艺来看,职场综艺越来越接地气,贴近现实,不过度贩卖焦虑,不过度制造话题,更愿意在职场细节处着手,引发观众的共鸣。这与前几年各种眼花缭乱、花样百出甚至丑态百出的职场综艺已完全不同。新职场主题综艺弱化了娱乐包装外壳,更愿意找经验丰富的职场人来呈现真实的职场,呈现求职者的真实诉求,为求职者提供参考和思考。

《我的姐姐》:情与理之间的撕扯



天天娱评

□刘雨涵

在清明节档期上映的影片《我的姐姐》,成为一枚猝不及防的重磅催泪弹,同时围绕着结局的走向,也炸出了不同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人们常常说“情理之中”,但其实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做到情和理的两全——要么在情之中,理之外;要么在理之中,情之外。《我的姐姐》恰好就展现了现代人在情与理的天平之间剧烈摇摆和撕扯的故事。

我自认为还算一个泪点比较高的观影者,即使是前段时间的“催泪炸弹”《你好,李焕英》,我全程也没掉几滴泪,没想到看《我的姐姐》却破了戒。坐在影院的两个多小时,我几乎从头哭到尾,即使是看完了走出电影院,仍是惶惶不知所去,恍惚怅然了好一会儿。整理好情绪之后,我激动地去豆

瓣上打分,本以为这得是一个至少8.5分以上的好片了,没想到却只有7.2分,还出现了不少差评的声音。看了一下各方意见,明白了个大概:哭到泪崩的,是被影片中安然的遭遇和姐弟之情戳了心;没掉一滴眼泪还很反感的,是不满姐姐一开始时坚定地追求个人发展,最后却逐渐变成了“扶弟魔”,《我的姐姐》成了现实版的“姐道”。

《我的姐姐》所收获的褒贬不一,也正是当下价值观冲突碰撞的真实写照。正如同社会学家李银河对《我的姐姐》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她认为影片背后的逻辑在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影片中,安然的父母对女儿一直缺少关爱,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倾向,在安然上了大学之后生下了儿子,一场车祸,让姐弟俩同时成了孤儿。从个人本位出发,安然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前程,和高富帅的医生男朋友在一起,或是去北京考研,弟弟不应该在她



的人生规划之内。可是从家庭本位出发,安然应该承担起“长姐如母”的职责,对弟弟有着全权照顾的义务。

如果影片晚拍个20年,这种冲突大概率不会存在,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赞成前者的选择。如果影片早拍个20年,这种冲突也不会引起讨论,大多数人都会赞成

后者的做法。可问题就在于,不早不晚,在当下的这个节骨眼上,个人和家庭孰轻孰重,人们很难将筹码不假思索地一股脑投向一边。一开始,安然非常坚定地把弟弟送养,“我养自己已经够辛苦了,凭啥养他?我要是养他这辈子就完了,他也不会好”。如果安然的兄弟是《欢乐颂》里樊胜美哥哥

那样,或者是《都挺好》里苏明玉的二哥苏明成一开始那样,大家肯定都会旗帜鲜明、一致站队让安然赶快摆脱无底洞。可是安然的弟弟还是一个玩着iPad不知世事、拿着爸妈遗像玩耍的5岁孩子,当他说出“本是同根生,不要太着急”,赖着要安然背自己,并且说“你跟妈妈一个味道”。最后弟弟主动给领养人打电话,将姐姐推出去。很难让人不被那一丝丝的温情牵绊住。

影片中,姐弟俩之间有一句经典对话,安然说,“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弟弟说,“我只有你了”。“理”字当头,世界那么大,安然应该去看看。“情”字当头,世界那么小,弟弟只有姐姐一个人可以依靠。情和理之间,如果天平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倒向一边,那么也就不会有影片中那种抓握人心的强大力量了。

影片的结局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就如该片编剧所说的:“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一直强调支持,而不是支配”。怎样去选择,每个观众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砝码吧。